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至八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王寶唐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

宋 趙汝愚 編

儒學門

貢舉上

上仁宗乞革科舉之法令牧守監司舉士

富弼

臣伏以取士之道為國家之大務也三代兩漢專求行

實是以風俗淳厚百職修舉隋唐之際純用文辭以篇賦相高以聲譽相尚公卿將相於是乎出國朝沿隋唐之制以進士取人祗採辭華不求行實雖間設制舉然大率亦以章句為務是以擇之彌謹而失之愈疎且以陛下臨御以來計之積二十年所得不減三千餘人其間確然為名公巨賢者無幾近日竊見朝廷欲選一二良吏而終未能得其故何哉盖入仕之初但取空文不求實才實行之所致也今天下多事邊鄙未寧若不求

人將何以濟求人之本唯科場最大科場之法行之已久盡革則駭衆不革則乏人臣欲今後科場考試以策論為先校度所放人數且取其半餘半詔天下諸州於境内搜訪土著之人自來為鄉黨所推或德行純脩或志節方勁或學識該敏或智略詳明或有才可以治民或知兵可以禦敵如此之類者仰逐州官吏同共察訪委實應得上項條目即具名聞奏仍以州郡大小限其人數令長吏以禮津遣年終集於都下朝廷再加較試

量高下擢用若舉薦不當明行降黜或所舉得人則優與酬賞昔漢尚書令左雄建明孝廉之法頒下郡國是時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黜免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東漢得人之盛唯此為最伏惟陛下勉而行之不數年當盡得天下實才實行之士萃於朝廷緩急應用百務俱理又何患乏人哉必若行此取士之數則不加而得人之實則多矣至於明經選試尤為

無法乞今後不較字數專以經中否為格仍試時務策三道以定高下每度所放人數祇取其半自然得人而不至冗矣慶歷元年上時為右正言知制誥

上仁宗乞薦舉行實之士　　呂誨

臣竊以科場自間歲以來人數減半取之至艱來者愈濫其間實有才行遺者甚多先朝詔諸路津遣行實之士當時被薦雖有濫名者一二終是比之常調得人稍優若此科不廢誠有所勸臣欲乞詔天下郡守常切搜

訪有學識通明履行清潔以名薦於監司委提刑轉運使司同共甄察實可取者津遣赴闕其策試且循舊式入官不必優異止賜出身可也如舉薦妄謬亦當重責行之若久得人必多矣嘉祐五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乞舉孝廉及更立明經格式

司馬光

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乃藝能之一

端耳未足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祫享赦節文應天下士人有素隆節行兼通學術久為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名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津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録既而入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

聞朝廷一切罷之無不悵然失望臣誠戇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者之罪別加搜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因溺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遥斷否臧遽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缺古之或舉於魚鹽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

迭有短長若不棄瑕録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為天子撫有四海必用舉者之言授之爵禄苟不嚴為禁約以防其私則請託欺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為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内聽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内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為古法今之為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或不

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即聽舉别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下貢院置籍收掌每遇科場詔下即委貢院選擇其日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中奏降指揮下本貫津遣赴闕若舉主數同即以發狀先後為次謂若俱有三人舉主則取第三狀日月在前者仍於進士奏名額内減三十人候到闕日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為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

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並行黜落及第受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人仍於告身前列坐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入已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即因勢要屬請求舉及為人屬請并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即津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累經

津遣不至即乞朝廷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為定制又
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
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
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
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講解稍詳者為通
雖不失本意而講解踈畧者為粗餘並為不通若能先
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説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
義理髙逺雖文辭質直皆為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

注疏本意但以已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辨給亦降為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為合格若合格人少即并取粗多者合格人多即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令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為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為一科三禮為一科春秋三傳為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為貼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為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内試中授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

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説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絶浮偽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嘉祐六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論取士之弊宜有改更

孫覺

臣竊見朝廷設科以取天下之士而所謂進士明經者乃因隋唐五代之弊行之百有餘年其法愈密得人愈踈其間雖有勞烈之臣建造功業謀謨卓犖有紀於世

必皆其人不因循於流俗能自奮拔於昧漏濁淖之中類非科試之方有以得之也臣以謂天下之生才非於古今偏有薄厚在上所以驅之耳今誠有道德之士經綸之彦不由科舉則無以進仕於朝廷是使天下之才皆汨沒於彫蟲篆刻之技棄置於章句括帖之學也古者少而學之壯而行之今也學非所以從仕仕無用其素學天下人才日少而士常不足於用其不自於此歟祖宗之時其法數變矣然一時議者亦多率其私意以

傅合當世之宜故其法雖更而其獘猶在也臣竊計來年之春當下詔選士以陛下聰明睿智將大有為於時而取士之法不蚤有所更定則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不盡得天下之才則不足以新天下之化臣謹條取士之獘并所當改定者具列如後

一文章之於國家固已末矣詩賦又文章之末歟今乃拘以聲勢之逆順音韻之上下配合綴緝甚於俳優之辭近歲以來朝廷務以經術材識收攬天

下之士有司往往隂考論策以定去留不專決於
詩賦學者亦多治經好古修身謹行至於詩賦之
業類不精於往時矣臣謂人情之所共廢者聖人
不能强使之興令上下厭棄人人知其無用朝廷
因而去之使天下學者學其所可用仕者用其所
嘗學顧不美歟願下羣臣講求所當考試以代去
詩賦之法

一學究諸科多不通經義而猥以記誦為工記誦不

能則或務為節抄至斷裂句讀錯謬文辭甚可閔笑仁宗患其如此始立明經科將以變學究諸科之習令西北諸州頗願習為明經矣然變法之初為法太密類非中材可以勉強往者嘗設說書一科亦多通經之士臣願更賜參酌明經新法稍依說書之制其逐州解發并登第人數並減諸科額以處之如此則人數不增於舊而學究諸科習通經術矣

一國家所取天下之士專用進士明經數科然東南之進士西北之諸科則數略相埒至於被邊州郡或更十數歲乃無一人見收取者雖由其業不精無以應有司之格然人情不能無望也取士之意務在得人而臣願朝廷别設科格或以邊臣保任若漢六郡良家專以取邊州材武策略之士所得人數即以逐州充進士明經學究之額

一進士明經諸科舊各以三百人為額治平中更增

五十員三歲一取士凡六百五十人亦不為少然不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何也所以取之之途狹耳士苟可用亦何必進士明經哉臣願以治平新增五十人每遇下詔取士時許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薦文行殊異經術政事或有兵謀材略之人若往時之遺逸并許兩制侍從官不以内外各得推薦一人若二人類所薦之士别於試格足收五十人而止所舉非其人若已仕而坐法者

如律亦因以觀臣下薦賢之能

一朝廷自慶歷以來詔天下立學郡縣往往有學舍
官田房廊之利京師亦自析國子監之半以為太
學太學諸生常數百人州學舍多亦或至百人學
校之盛侔於漢唐矣然國家未有學校選士之法
臣願詔天下州郡守臣到任一年以上得舉所學
者才行尤異升之太學無其人則闕既至官為廩
給更以日月詳觀而屢試之每歲判國子監至直

講共薦十人朝廷更以策試然後推恩所得人數即以充進士之額其公卿大夫之子弟及舊在學

生員即乞別定入學之法

右臣所請改定取士凡五條皆博採羣言以為有補天下而便於舊格其後三條稍用保任薦舉法薦取材畧文行之士以廣朝廷搜擇之路比之科場汎然收舉者利害不相侔矣然臣不敢具為科格伏望聖慈下兩制雜學士待制以上臺諫官三館祕閣臣寮博加論議必

有良法可以行之有論議不同者聽為别狀朝廷取其最優者施行之熙寧元年六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神宗乞設特舉之科分路考校取人

范純仁

臣近奉德音以朝廷不能均取四方之士慮有遺才令臣具合設科制及取人之法進呈臣智識淺踈不能晝遠大之策上副詔旨輒以所見粗陳一二竊以自祖宗以來取人唯進士科為盛凡舉擇公卿近侍多取進士

出身之人故天下之士競務此科而進然進士舉業文賦唯閩蜀江浙之人所長至南省則與西北之人一處糊名通考故西北之人得進者少今若明行分別則必東南之人興難進之歎而寄貫巧偽者益多不若用臣前來所上貢舉之策先於天下郡縣各立學校養士之法仍擇明師以教之每科詔之下委州郡長吏及學官於進士明經中唯取土著之人先曾入州學各及三百日已上才行優於衆人者許用解額中人數三分之一

特為薦送至南省謂之特舉之科南省只試策論經義仍各分路分考校逐路各與優立分數取人至御前亦依分數與放及第則諸路得人無不均一朝廷遂於貢舉優立五路之法又乞詔政府令後舉臺省館閣經筵職司並於明經進士或無出身人中數路參取但擇才行優長不必限以科第如此則四方賢士可以俱進矣更望聖慈詳酌施行熈寧二年上時知諫院

上哲宗論選舉六事　呂大臨

臣竊惟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士衆多為患古之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之以法抑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為國之要不越得人以治其事而已如為治必欲得人唯恐才之不足不患乎衆多也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乎競進也今也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立貢法以取

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其事目之詳具于後

士規

州縣皆立學皆立士籍學官正録掌之凡士人不以僑寓土著已仕未仕已仕至升朝官未冠及年及七十者皆不籍并居學不居學應舉不應舉皆委自鄉郭隣里博訪以姓名申州縣長吏再加審覈無遺與學官參考行實無濫然後書于籍皆供本貫三代年歯其在學及應舉者皆供所習舉業已任者供出身歷任除居學者自

有學制外別立士規略如學規禁過條目其大過如兼為工商所遊非僻博賭鬬訟之類其小過如遊匪人非義干求之類皆禁之簿二道一道記善凡有善可記皆記之一道書過凡犯士規者皆書之委州縣學正於學外士人中推擇為衆所服者為外學正州城内量郡大小自二人至六人分坊總之自一人至三人分坊及鄉總之凡預籍者又月輪一人主書善記過謂之直月每月約日羣集于學釋菜于先聖退而食于堂直月以所記過之狀白于外學正外學正與衆評其可否而書之而告其人凡善行許衆採之告于直月直月審其實而記之有過則准許直月察之

至會人悉告于學正過亦立罰如犯大過既書許其改過不願改及終不悛者去其籍不得與士齒不得服士衣冠先定士及庶人衣冠以別之朝廷考察德行皆質于此其學行素高為衆所推者別加尊禮不與衆同如出遊它所皆具所以遊之事告古者四民不雜處士所習皆有業今也農工商賈尚各有事惟士一職多容遊手罷惰之流士風淪喪人才不興皆原於此自祖宗以來州縣立學惟守令留意者僅能勸督應舉課業而已鄉里服士衣冠而與

士大夫遊皆名為士而賢不肖混淆莫之能辨德學之進者既無以旌别無行之人又無忌憚欲望美風俗育人才難矣然比見所立學制多欲士人居學日久此極有害大抵為士者莫不有家仰事父母俯育妻子皆人之大倫養道安可有闕今必使捨此而居學先廢人之大倫縱博聞多識將安用之此失其本不可不革況古之至學亦不在乎朝夕羣聚課試誦讀然後為學蓋必立明師使時往請教有所矜式可

矣今之議立士規所以防其失月書善惡所以進善改過非其人者不得與士齒所以清士流此為之兆矣兆足以行則潤澤之方更繫善治者措置如何耳

學制

凡學之制皆立大學小學小學課讀誦訓詁習少儀十年以上至于十九皆入小學二十以上擇業成者旬一試之十試中格者始得入大學方許應舉未中格者且居小學未得應舉大學分四科一曰德行二曰學術三曰文辭四曰政

事德行之科居縣者縣之令佐與學官令衆推擇察得其實以其名薦于州其學行署道其故州之長吏與學官再加審察得其實以禮聘之縣令津遣赴州學州命學官館之數與議論以察其學識旬月而歸以簿籍具姓名俟科場州長吏及學官又參求可以應詔者貢于朝如居州學者惟學官薦之州長吏察之學術之科以多聞博識明義理辨節文考典故為業一曰明經經無多少自一經至於六經經為易詩書春秋禮樂如禮兼明三禮如樂雖無經亦參取六經所言而求之凡明經必兼治孝經論語孟子二曰習史究量歴代治體安危成敗及典故沿革文辭

之科皆習雜文為業如制誥章奏文檄書問碑銘詩賦之類如唐制政事皆務究知利害本末及措置之法如吏文條陳利害如法令修立條約不必文辭惟取措置議論優長為善已上惟德行一科皆從推擇禮聘外自學術文辭政事三科並依科場法許人應舉亦自逐縣官以格升之州學州學學官又選其能者籍之每有科場學官以其名聞于州州申轉運司轉運司選官考試如舊法額定中選人數貢于尚書

禮部其課試高下之法以所習之高下多少為等凡學術文辭之科皆兼習史及文辭為上所兼習或史或文辭者次之止習三經者又次之止習二經者又次之止習一經或習史者又次之習文辭者次之習政事者為下明經者一經為一場試義三道習史者試策三道文辭者試雜文二場每場問目五道如兼習文辭政事止各試一場已上德行科比制舉學術文辭科比進士政事科比諸科

古者四十始仕今則成童以上皆得應舉故人之子弟不務積學蓄德自稍有知已奔馳仕進之門又為學之序未嘗分別大小往往躐等以進羣應有司其藝稍中有司之格者十無二三使人才不成實原於此故今立學制分大小學之法自十九以下皆居小學二十以上其藝可升大學者方升之大學始得應舉則童子必能安業所習有序不致有違越之心庶幾成材可得而取又或以德進

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未嘗一科取之自漢唐之盛雖未能方古亦數路設科以收人才今專以進士一科取之其所試者止於經義策論而已及其中選則百官之事皆得而任之就其素學而論盖欲明義理而習文辭也當官決事則所知義理莫知所以施為一有辭命則所習之文不足以應用謂之賢歟而不知其德之可任謂之能歟而不知其才之可使盖所養非所求所求非所用養才取人

之失無甚於此議更改科舉復用詩賦此特少濟有司考校之末無益朝廷育才用人之實若明立四科以籠人才則庶幾有得又古之仕者莫非上之人取之非下有求而後予也故上有下賢之美士無失已之恥今一切使之投牒自進無以異於市井臣僕非所以養士之廉其本已喪則為士者輕為士者輕則雖有美才令德不足任也今欲悉命學官採擇然後州長吏召而試之少厲士風不

為無補

試法

試法者凡初入仕人如初及第人奏薦未出官之類在京委開封府及府界提點司在外委監司郡守審察人才可當何等職事先令權攝管局或差委定奪公事以試其才滿歲考定分為四等政迹可觀為上等職事粗舉為中等職事不廢為下等職事曠廢為劣等除劣等且令守選習學外餘皆保明其才委實可任何官申吏

部吏部再審察人才如所保明即依所定等所任官差注所定等為名次高下所任官各分差注其第一任謂之試官於銜中帶試字任滿如前法監司郡守考定四等上等注優便官中等者注合入官下等者再試一任劣等者勒令守選習學凡守選習學者皆滿二年方令再試一年雖係上等遷一資中等不遷改優便官下等如故劣等降一資祿官亦合守選不給俸錢次任依此考定優劣遷降

辟法

辟法者官長皆許辟屬官一員以自助内則尚書侍郎卿監尚書侍郎許辟郎中員外卿監許辟丞簿各二員外則帥臣監司郡守帥臣監司各舉二員郡守舉職官或曹官一員各辟所知所辟者去官則從而罷所辟非其人許御史録奏學官同此

舉法

舉法者内則諫官御史郎中祕書博士外則監司郡守縣令學官監局皆得舉授内官及監司許待制以上舉郡守許監司及待制以上舉縣令許監司郡守舉外學官許監司及兩省官御史郎中司業待制以上舉外監局許監司舉

條課利及萬者凡內官及監司郡守學官皆云舉者籍其名

有闕則擇而用之縣令及監局許監司指名指闕奏

舉政迹在優劣等者舉主皆有賞罰

考法

考法者先立所涖職事主意所在以為責任之詞如

守令則曰政平訟理民足士勸恤困窮止姦盗辦賦

役之類如監司則曰察舉衍違而不入苛細長財足

用而不涉掊克薦滯才舉廢事申無告去積弊之類

獄官則曰必得情無久繫寃者得伸有罪者不可苟免學官則曰長育人才必有成就激厲風俗無使媮薄如此類例修立百官殿最之目而有司條格略立大法餘皆聽其自為歲終一考則定其殿最而升黜之雖無顯過但不如所責者皆在所黜凡授官者如自度不足以當責任許自陳改授它官

此四法於選官庶幾盡知蓋試法之立足以區別能否不致多容濫進辟法之立使官長自擇僚佐

足以深任其責舉法之立使在上者多知人才緩急之用不患乏人考法之立使非才者不敢幸進無功者不可苟容仕路之清無越於是今之入仕亦有試法止於經義斷案而已所試經義方欲酬對有司非能究達義理固未適於實用如律義斷案但可粗施於法官然亦泥文執法不可常行不若實試以事自見其才舊格惟帥臣監司及朝廷專使許辟一二屬官而已近制復亦罷去大抵關

防朋比私謁之敝然自漢唐以來僚屬皆官長辟除所以深責治効雖不能無請求私徇之意苟朝廷責任之嚴人人欲得寮吏以為己助亦安肯多取不才之人如果得其人雖舉子夫復何恤此法不行止可革其小害而失其大利非計之得也非其人既立彈奏之法又孰敢以非才充選乎竊見朝廷每有除授常患之才此盖未常素求人物以偹一旦之用緩急之際選擇不審則授任失當殊

非用人之法莫若立法使各舉所知而籍之又命執政大臣及吏部更審訪其才應與不應所舉一官有闕擇而用之以其人之殿最為舉者之賞罰則濫進者寡矣今之選曹所患者員多闕少按其治行則舉職者寡而不職者衆此乃全無考法責任不精之所致夫樂貴而惡賤樂富而惡貧人之情也如使居高位者責重居下位者責輕則才薄之人必不敢冀其高位矣有禄者有責無禄者無責

則無才之人亦不敢儌幸於寵禄矣無它責之以實之效也元祐元年工時為太學博士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一

宋 趙汝愚 編

儒學門

貢舉下

上哲宗乞置經明行修科 司馬光

臣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雜科明法除斷案外

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釆為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忠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為精審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為之苟非其人則為世所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礪教化興行風俗淳厚及至後

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以姦回巧偽致富貴者不為清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原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熙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為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為英俊以儒生為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

故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晝腐肉爛舌虛費勤勞以求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瞢若面牆或不知句讀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詩賦論策進士及於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捨摘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蹻茍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勦剽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

知其中或遊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為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詩賦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其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

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諸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為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觀諸

家自擇短長各存所見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又每歲委升朝文官保委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舉所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内聲說其舉狀内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甲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應經明行修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辭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

各分逐路抄録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令本州亦如貢院置簿抄録准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以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毋有所赦行三五人後皆自謹擇其人不敢妄舉

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闇室立身行已不敢不謹唯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修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會簿上合同方許收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為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是本貫不曽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及貢院考試並依舊

法差封彌謄録監門廵鋪官程試之日嚴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法各令求已毋得移坐位相從託商量相聚傳義傳本懐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内孝經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䟽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己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為通具次為粗援據疎略理短文拙者為否三通以上為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駮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

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時務次場試尚書次場試周禮次場試儀禮次場試禮記次場試春秋次場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内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内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並於進士前别作一項出榜

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於號上題所明經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時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誥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子史不敢不博

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為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鄉曲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為此說欲以動揺科場制度為已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以為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即乞許人於

試本經合格曰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古
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賛或四六表啟
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某文字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
字以上取辭釆高者為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
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
亦不乏矣至於律令勑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
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
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

斬之書習鍛錬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崇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解者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牓國子監門及徧下諸州有州學處牓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為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元祐元年三月上

時為尚書左僕射

上哲宗論經明行修科宜罷投牒乞試糊名謄録之制

曾肇

臣奉詔詳議三省所定科舉條制其經義詩賦等科已與吏部尚書孫永等連狀詳定奏聞外有經明行修舉人一項臣竊有愚見須至别議臣伏以國家取士之制人材之盛衰風俗之美惡繫焉今設經義詩賦等科施之一時則可矣然皆取人以言而不本其行方之於古臣竊以為未也至於詔内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

第之日稍優其禮則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其意庶
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繇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
與斯舉者隨衆投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録校一日之長
則不唯士失自重之誼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别異於衆
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為虛文而已恐未稱所以命
官薦舉優其恩典之意也竊觀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
俗之美後世所以不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
今雖未能盡復古制故經義詞賦等科未可盡廢然則

致先王之治亦宜有漸則經明行修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録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經義詩賦等科之上庶使學者知尊經術篤行誼人人勉於自修自一鄉推之以至一縣一縣推之以至一州一州推之以至一路一路推之以至天下則四方之士莫不知尊經術篤行誼以待上之求應上之用如是而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

也人材既盛風俗既美則所謂經義詩賦等科非以行誼進者人將恥為之不期於廢而自廢矣如此則經明行修之舉有得士之實不為虛文而已也或謂以行取人則有浮偽矯詐之敝盡去防檢則有交通請謁之私臣以謂此殆論者之私憂過計也夫左道亂衆色取仁而行違者固聖人之所深惡然必有以察之試之於利害得喪之地則可見矣凡人之情孰不好善朝廷誠能正心誠意進任正人明義利之分辨榮辱之境以示天

下則雖蚩蚩之民莫不用情以應上况於士哉然則所謂浮偽矯詐之敝非所憂也明考察之方公進退之法以任人之得失為舉者之賞罰行之以信持之以久風俗日入於厚則交通請謁之私又非所憂也三代兩漢之治去今遠矣然臣猶惓惓以此為言者幸遇朝廷欲得經明行修之士故臣欲繇此充之以至於復先王之制以成朝廷之美意其言雖迂其效雖遠然有志於古者恐不能以彼而易此也伏望聖慈特加詳察如臣言

萬一可採具設科舉士之制願詔有司取三代兩漢之法見於今者參時之宜裁定具當元祐元年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哲宗論奏舉經明行修不宜用陞朝官汎舉　　劉摯

臣伏覩近制升朝官各舉進士經明行修一人及升等推恩理為舉主過犯同罪等事臣竊原朝廷之意愚程試考校徒得文辭故更立此制以進行實天下幸甚臣退而熟計及考校士大夫之議以謂法則善矣然使陞

朝官舉之不若使郡守以上舉之臣謹條上利害按國朝舊制臣僚任通判知州乃得舉官蓋知人實難非行已謹閱事久識未可責以保任今陛朝官無贓罪若私罪重此外不計資任不察能否門調諸科刀筆之吏一切得薦士此不可一也經術深淺問而可知也至於行義汙潔非鄉里庠序羣居久處毀譽素著誰能知之今不拘路分但非有服親皆得奏舉臣恐流離之人虛偽見售此不可二也天下陞朝官無慮幾二千人則所薦

士亦如之積累歳月不被薦者無幾矣人人升等推恩無以示勸此不可三也議者謂朝士固皆選擇可任使之人然入流不一貟品猥衆今勢利相市必有受賕致訟以撓陛下之法者臣誠淺薄不敢臆度朝士大夫以為必然亦不敢以為不然然則舉選之利未見而奔競之俗先成此不可四也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計今天下之士一郡一邑隨其衆寡必有善士考鄉里之行詢庠序之論具勢親其事察無如州郡之吏至於監司

則朝廷所任以按察臺諫侍從亦朝廷所倚以議論故臣願每遇科場詔下委逐州長吏奏舉經明行修進士一名仍以應舉實數二百人為率不滿二百聽舉一名每二百人加一人至三人止監司轉運司判官以上於本路在京臺諫以上於開封國子監各許奏舉一名非鄉貢及不經學校或無可應詔並聽勿舉自餘升等推恩理舉主同罪犯等事並依元降朝旨臣愚以謂三代鄉舉之制未易遽復欲少放古則諸侯歲貢之法莫此

為近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為御史中丞始詔朝官通判資序以上人方許保舉

上哲宗論特奏名舉人　蘇軾等

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大於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唯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紛廉恥道盡中材小

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係是龍飛榜乞為數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住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

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
行即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
皆垂老别無進望唯務黷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
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
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無益有損
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
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
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禄無用之人而使州縣舉

羅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等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勑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校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

貼黄稱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烟瘴之地不問日之

遠近唯欲爭先注授臣竊恠之陰加訪聞以為受官之後即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受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惏無知之人又已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心治民不可得也

元祐三年二月以翰林學士權知貢舉同孫覺孔文仲上

上哲宗論殿試宜依神宗故事用策

傅堯俞

臣等伏以天子親策貢士自漢以來未之有改唐之進

士雖試詩賦然有司奉行而已國朝開寶六年太祖始召進士親試於廷當時公卿不知建明易以策問而唯詩賦之用因沿著令莫知能改神宗皇帝以為非天子臨軒所以延見貢士詢求治道之體熙寧三年始改問策迄于元豐五賜策矣廼者陛下遵先帝之舊親策進士所問災異外敵官冗財費之類皆今日急務不可以已而議者獨疑以為定例之可預造且韋布草野之士修於家肆於學日夜講說者固所以待問於上也誠能

攄其藴蓄應問如響不失所對雖預備而貫穿之何害於得士若夫知捃摭陳説充以蕪語無當於對問而弗加汰擇知荒唐濫中倿諛希合以異為瑞之類而弗加糾繩皆考官之過非策之𠢽也議者徒知對策之宿造預作不知辭律之學亦有記誦編集之患知進士之能備問不知賢良茂材之備問尤詳也臣等以謂學校教諸生州郡發解禮部考貢士今已悉用詩賦足審其辭所有御前進士宜一依先帝故事試策合於古義於體

為先其御試對策雖有文采而於問義不相當若詞涉諛媚及文理疎淺者宜約舊制量定分數取旨紬落不得雷同入等如此則士無濫中而考官不敢牵意升降矣

貼黄稱制策所問安有定制或古今政務或天下名數疑難之類如漢董仲舒對符命性情文質之異杜欽以經對六事繫自臨時取旨非疎遠所能一一預度不當偶以前日陰雪衆人所知而謂皆

可宿造也元祐四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一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二

宋 趙汝愚 編

儒學門

制科

上真宗請復設制科　孫何

臣聞王化基乎儒學而治本根于文章故歷代取人必先文學之士賢輔名將良二千石皆由此途出所謂學

非解詁句讀之學也必可以財成制度弼厥治助厥化者焉所謂文非聲病偶對之文也必可以寅亮經綸壽吾民致吾君者焉唐虞夏商簡略難嗣炳煥可法時唯宗周始之以鄉舉里選終之以察言觀行多士之脉由茲而興垂之百王宜無愧色漢懲戰國亡秦之弊追用周制旌表孝悌簡拔茂異或待之不次或歸之常調苟不以納粟拜爵入貲為郎凜然古風庶幾而復由魏而下迄於陳隋規模齷齪無足比數唐五代之末斟酌沿

革參用古今紀綱四方牢籠俊乂失在禮部得於制舉
禮部之失進士明經等科是也制舉所得賢良方正等
科是也凡進士明經等科前所謂解詁句讀聲病偶對
者也非失而何凡賢良方正等科前所謂財成制度寅
亮經綸者也非得而何然是時流品洞分除授有别禮
部所第不過典校辟置郡椽縣佐曠日持久未出平遷
制舉所得必皆遺補館殿臺郎御史匪朝伊夕奮為公
輔故所失無大害所得必大利事在前史可覆而驗李

唐將季干戈日尋無用之詞勝化成之文廢始罷制舉專取禮部五代執守以為故事雖復朝野多故戎馬荐生至於文物寂寥治道蕪雜衣冠千計無一赫赫之稱者未必不由於此國家有天下四十年矣廓土闢宇芟逆夷亂高視百代巍為太平寤寐雋賢勵精貢舉樂才嗜善夐無與隣然猶未復賢良方正等科清途華貫唯以進士明經遞資而升豈不念林壑非常之士或有遺棄者乎豈不念臺閣所進之人或有僭濫者乎豈不念

羣官庶尹或有才略無以自發者乎豈不念一日萬幾或有遺闕無以上達者乎豈不念取士之制因循近例不可為子孫法者乎意者羣有司百執事未之思耶將慈事體大非賤臣之所知耶不然何當置而未置當復而未復如此之久耶是則士傳言庶人竊議不為僭矣

咸平元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真宗論制科當依漢制取人　田錫

臣竊惟唐設制科有道侔伊呂科有識洞韜略堪任將

帥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自太祖朝兵部尚書張照奏請興制舉于時據所奏前代制舉内選置三科一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經學優深可為師法科一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勑文略曰應天下諸色人中不限前資任職官黄衣草澤等並可應詔送吏部試策論三道共三千言以當日内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者方得解送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雖設制科之名未盡取人之理何以明之夫漢詔取人不限對策字數隨其

所對盡具所見故孝文時鼂錯對策不過二千字孝武時董仲舒對策不過二千餘字然上覽之而異焉乃復策之凡詔策三問而所對皆不及二千餘字洎公孫弘答策纔五百餘字然漢之得賢良斯為盛矣觀董仲舒所對策三道亦非以當日内成令但依漢之取人則董鼂公孫輩不獨漢有也咸平三年上時自知泰州召還

上仁宗論制科之設不專因災異宜隨科舉下詔　吳育

臣伏以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若漢唐惟漢之興高惠所未遑暇至文帝十五年九月詔舉賢良文學之士上親策之則有若鼂錯者出焉是時無災異而舉也至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弘者出焉所學亦不因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事之一端耳非專主災異而舉也唐開元元年六月甲子制其茂才異等咸令自舉是年設直言極諫科迨憲宗元和間制科尤盛有元稹白居易者皆特出之才觀

當時策目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固不專於災異也此漢唐故事有足據者其間不因天變又非時親策者則亦有之厥後時君或常自逸謂無闕政及天災已著時蠹已形然後下詔舉之欲救於臨事此則取士之弊風而後王之未逮也豈足以師為高矩哉陛下自復制科于今累年隨貢舉而開疏數適中忽以一人之言欲議變常之制若必竢災譴然後詔舉非唯失設科之本意且尤不可者三一則天下賢雋滯

淹之士待災異而致身非所以養廉耻也二則平居不詢變形乃問非所以懼無災也三則輕改信令示天下無渴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唐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選故制舉不隨而開令禮闈凡數年一啓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何害於事况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年所無則此舉奚設或比歲而有則於事太煩既不因乎天災又不隨乎貢舉而曰非時詔舉浩無端倪乃是遂廢此科芻蕘稍詢則言路有開餼羊一

去則禮制都亡令無故而更張使遺才絶望其傷國體不亦大乎乞幷下臣奏令兩制詳定若漢唐故事非專為災異而設則宜當執守毋令輕變以惑羣心臣曾應制舉毋容不知知而不言於罪為大慶歷六年六月上時為參知政事先

是育與宰相賈昌朝不相能監察御史唐詢於育私怨上疏論制科有私具辭曰臣伏以漢制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由漢涉唐雖用其科而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有位使薦之於朝冀聞讜言亡有所諱又有茂才異等科本朝稽用薦丈訖真宗之世三建此科自陛下即位增修六科以來多士兩省若少卿監以上各得奏舉後又止用賢良茂才二科隨進士科設之近年率不用保任

之官皆自名科目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皆名號之美者使舉而為之猶曰近古即自顯其美顧所未聞謙遜之風頽替甚矣有應所舉必先之以所著文詞第而列上考於兩制而進退之幸而不遺然後得詔未能親試前集有司而所出論目悉用經史名數其於治亂之體固無所補及對詔策大率不過條對義例稽合注解又復牽於文字之數迫於淆雜之間縱使魁磊之士高明之才胷雖有奇言不得騁既人人所習主於強記博聞辭多泛說而已至於救輔國體開陳策畫則何恃哉故始初應詔纔數人後乃至十餘人今及三十人其科益久其進益多既升本科曽未累歲悉至顯官雖非其人例不可抑況直言極諫非當無事而求茂才異等豈謂循常之選其弊若此今具兩漢始置賢良方正及茂才異等并因災異詔舉賢良政事前漢武帝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封元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州郡察吏

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者凡五十四年間一舉茂才
孝昭始元元年詔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宣帝地節
三年令内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元康四年舉茂
才異倫之士凡二十五年間二舉賢良一舉茂才孝元
初元元年詔以地震令丞相御史二千石舉茂才異等
直言極諫之士永光二年日食令内郡國舉茂才異等
賢良直言之士凡十六年間一舉賢良一舉茂才成帝
建始元年河平四年日食水災詔舉賢良方正并令瀕
河之郡舉有行能直言之士鴻嘉三年詔以數遭水旱
舉朴厚有行能直言者元延元年詔以日食星隕令内
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凡二十六年間四
舉方正直言後漢光武建武元年日食勑公卿舉賢良
方正各一人七年日食詔公卿司隷州牧舉賢良方正
各一人凡三十三年兩舉賢良章帝建初元年地震詔
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五年日食詔公卿以下舉直

言極諫者各一人凡十三年兩舉直言和帝永元六年詔以凶饑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凡十七年間一舉賢良安帝永初元年日食詔公卿内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各一人五年日食地震詔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凡十九年間兩舉賢良順帝延光四年京師大疫詔公卿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永和六年日食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者各一人凡十九年間兩舉賢良本朝但用兩漢之名而非兩漢之制請自今更不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國家災異屢見非時舉擢賢俊臨時咨訪近臣審舉之具所舉之人如漢故事親策當出要務罷秘閣所試六論

上仁宗論制策當取直言　司馬光

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内圄毡兩號所對策詞理俱高絶出倫輩然毡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圄為第三等毡為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切知初考官以為不當朝廷更為之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毡為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詞華靡記誦雜博為賢毡所試文詞臣不敢復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

最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為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軾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為諱其於聖主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為臣已考為髙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軾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軾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嘉祐六年閏八月上時為同知諫院覆考制舉人先是時執政以軾所試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弃也軾即蘇轍也

上仁宗乞施行制策所言　司馬光

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葢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為士人設此以為進取之階也臣昨差覆考應制舉人所試策竊見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其間甚有可采擇者伏望陛下取正本留之禁中常置左右數加省覧以為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令擇其所言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虗名廼取其實用也及

臣前所獻五規雖智識闇淺辭語鄙陋然皆臣夙夜盡忠竭誠以思治世之要道非指陳一事之得失於有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視朝之隙時取觀之庶幾於聖政或有萬分之益（嘉祐六年閏八月上）

上神宗論制科之士不可以直言棄黜

韓維

臣伏見應賢良方正舉孔文仲對策入等以論時政意異詔文仲罷歸仰惟陛下導人使言一有不合便行棄

黜此後誰敢有言者陛下嘗嫉言事之人好同流俗沮敗朝廷行事且行事在審理審理在合時變使流言自息乃為善也而欲黜責以止之臣見其無益於行事有損於治道也陛下毋以文仲為一賤士而黜之何損於事古人於事常戒微漸臣恐賢俊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人得窺其間而競進為禍不細文仲可取而逐臣恐於文仲未有所損而其損顧在陛下也願改賜處分以幸天下

熙寧二年十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充羣牧使維時被命考試制舉人文仲旣絀維五上章爭之

其言益切遂請
便郡出知襄州

上哲宗乞復置制科　　劉摯

臣竊惟漢制因天見災異或政有闕失則詔郡國及在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天子親策以求其言至於國朝沿襲故事於是置為賢良茂材科目隨貢舉召試其於得人視古為盛近時之制遂罷此科臣竊以為國家之道得士欲廣故取之非一塗謂常選不足以致異人故設制科以收超絶之才而每舉中等不過一二人而已今夫

官人之法入流門户日益增多未有澄汰而於三年取一二非常之人則廢其科不用此何謂也臣愚欲乞復置賢良方正及茂材異等科每遇貢舉詔近臣依舊制舉試所以廣言路求人材繼祖宗之制也元豐八年上時為侍御史

初熙寧七年五月中書門下言勘會策試制舉并以經術時務今進士已罷辭賦所試事業即與制科無異於時政闕失即諸色人自許上封事其賢良方正等科自今欲乞並行停罷從之至是摯上此奏

上哲宗乞别詳定制科考格　王存

臣准尚書禮部牒准勑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御史

臺官國子監長貳詳議科舉事臣已與孫永等所議外有制科一項云依舊制此為未安臣竊見近世制科所試論策題目務出於僻隱難知是以應此科者競為記誦名數之學非所以稱方正之舉先朝深知其弊遂行廢罷今議復置儻蒙允降若並依舊制即不免襲前日之弊無補治道欲乞下有司重行詳定制科考格所取務先識略不專責以記誦名數之學至於取人多寡推恩厚薄並乞裁定元祐元年閏二月上時為樞密直學士

上哲宗論制科取士乞加立策等增取人數

蘇頌

臣伏覩今年四月戊申及七月乙卯詔書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并立定策入三等四等次推恩條制有以見陛下勤求俊良樂聞讜論士之抱術略憤懣者當繼踵而赴詔矣然臣竊觀本朝故事制科程式太嚴取人太窄自真宗以來每舉中等者多不過三人少或一人至有全不放者使豪傑之士有老於科舉而不預

甄擢恐非朝廷聽言求士之意臣謹按漢文二年始詔
舉賢良時對策者百人而鼂錯為上等武帝元光元年
詔舉對策者亦百人而公孫弘為第一等歷代沿襲廢
置不常至唐每遇親策賢良等科中等者不下一二十
人建中元年姜公輔等二十五人正元元年韋執誼等
一十七人四年崔元幹等一十七人十年裴垍等一十
七人元和三年牛僧孺等一十五人長慶元年龐嚴等
一十五人寶歷元年唐伸等一十九人大和二年裴休

等二十二人自餘幽素將相等幾數十科取人亦衆其得士若蘇瓌蘇頲父子張說九齡裴垍楊綰崔羣韋處厚姜公輔裴休輩皆出此選卒為輔弼名臣此外竒才博識之士垂名于後者不可勝數信乎制科親策可以收攬英俊有補於治道也而當時應詔之人或命州郡薦言或許上書自陳被詔者徑赴御試其推恩等第則第三等中書門下超資與處分第四等優與處分第五等即與處分由是言之程式葢不甚嚴而推恩亦不甚

厚至周顯德四年始詔逐處州郡依貢舉人式例别試解送尚書吏部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内取文理俱優者方得解送上都本朝之制又加以六論或試於中書試於秘閣合格方得赴制舉試具所試論題務求深奥每舉轉加艱難致合格者少蓋以推恩過厚故取人益艱況國家承平日久天下學士陶染風教競習藝文而應此科者尤號該洽其釋文縱非優長未合上等亦皆於古今義理潛心有素若蒙采收施之為政必須優

於專經之人不為無益朝廷也臣竊為今來既立定策等推恩有厚薄則所取亦宜稍加人數臣愚欲望將來或請應人稍多即乞優加分數如合格人少即乞更加第五等分為上下入此等者只依進士第二甲第三甲注官亦不為徼倖若恐更添入流之人即乞以進士諸科御試不合格人數留充制科數目彼此通融俱無所礙如此則四方特起之人咸有榮進之望聖君搜揚之路蔑有壅蔽之嗟矣元祐二年七月上時為吏部尚書

武舉

上仁宗論武舉武學　富弼

臣聞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葢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北齊段孝元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傾在俛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魏元忠曰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本無幹略趙奢之子括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為善其母問奢

何故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之趙若以為將破趙軍必
此兒也後果有長平之敗而趙遂弱令不預選將以備
不虞臨事而遣是易之之甚也古者命將君跪而推轂
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又賜以斧鉞使
得專政且用兵之道主於威而輔以權變若不得專則
威挫而權變滯矣且君不可制況令閹寺之賤監督之
使舉動不舒羈於俯仰而望成其功雖甚愚者亦知其
難矣古之試良將者亦問以策夏商時只命六卿未聞

卒然命介冑武夫可以集事者也王者治天下唯二柄文武之謂也大槩文以飾治平而武以靖禍亂然亦交相為用故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國家文既富矣武未甚備臣請為陛下陳之臣聞歷世為天下所患者外夷狄而内姦雄三代以降歷秦與二漢南北十朝唐及五代其危亡宗社無不出乎夷狄與姦雄也今北敵結好西戎請吏誓若皎日藏在天府夷狄之患姑未慮也若夫姦雄則無世不有但觀世事何如爾政教宣達

民心和樂天時豐茂國用充實則姦雄不得志於是蓄銳而退或在畎畒或在商賈或在戎卒或入仕宦或薄游四方政教虧損民心離貳天時凶殺國用虛乏則姦雄得志乘釁而動出農賈奮戎卒棄仕宦起薄游横戈一呼羣怨嘯聚陵斥郡邑揺亂區夏小則有割據之患大則致傾亡之禍然禦之有備救之有術未始不由兵也兵之勝敗國之存亡未始不由將也將得其人則安國常安危國復振失其人則安國致危危國遂滅故孫

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法曰將不預設亡以應卒太史公曰且欲興聖統惟在擇任將相㫖錯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伏惟陛下承累聖之業撫久安之運謂兵已戢謂將無用謂天下不足憂臣甚惑焉故敢以上之四事為請昔者莊憲太后稱制明不外照蔽於近習庶政大擾紛然無紀莊憲旣往陛下一更大變逐宦寺罷女謁邪路旣絶羣綱漸整求讜直之士納諫諍之説臣謂革莊憲時弊事則美矣若夫紹

祖宗之遺範考治世之徽烈則陛下試自審政教果無虧損者乎此一也國家用度至廣規求無節賦稅過太半之暴傜役有竭作之苦民本無求於公蓋自出貨力耕田鑿井以養父母妻子而百計歛之攘肌剌骨及有不足窘於飢凍則未聞開倉廩以賑卹不惟賑卹無所又從而鞭扑以求苛殘之賦縱或假貸多不及時皆流徙餓殍之餘是有假貸之名而無其實四方愁怨別求生路則億兆民心果無離貳者乎此二也前二年江淮蟲旱水

泉皆竭民十死八九今年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闗右兩川蝗旱一如江淮但死者差少然至今未息是舉海內盡罹其害荒險之極近世以來未之有也城邑虛廢荆棘徧野物價翔貴人無穀色天時如此陛下以為果無凶殺者乎此三也古者國有九年之蓄曰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者謂國非其國今天下郡邑除備邊數郡其餘率無三年之蓄甚者不能備一二年國家居常小有費用必命主計者斡旋移用始可以足今年

京東大歉發使諧江淮括三十萬糧以賑之江淮凶歉
固已最甚彼自不足安有羡利以及於他哉令幸天下
寧牧無干戈之費但賑救饑殍尚已求穀於空虛之地
若不幸干戈蹔擾舉十萬之衆日費千金即不知使執
事者何從而得之國用如此陛下以為果無匱乏者乎
此四也臣謂四者旣如是則隙開釁露令之姦雄已得
志矣但未動爾設或一旦有出吠畝捨商賈奮戎卒棄
仕宦起薄游乘凶荒之歲率怨咨之民屯結山林焚

蕩邑屋陛下直於此時始欲遣卒命將禦桀宿謀之寇驅不教之士當必死之鋒臣為陛下危之萬一西北二邊棄信叛約姦雄侮於内夷狄撓於外雖伊吕復生臣恐亦不能為陛下計矣為今之計莫如選將預備之今選將之道雖粗有律令或列制科或設武舉然皆法度齟齬必未能致特起之士何則應制科者必樂為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明於為將帥邊寄之名蓋今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奥煩碎之事為

問故令所習不專為有用之學既又限以日刻責以文多設有應者視日足文之不暇其暇究極韜略運動謀猷哉武舉者蹶張馳射儕於卒伍所得庸妄鄙淺固不敢望得異士但稍能警勵有廉恥則焉肯為卒伍之事乎臣不知國家立此二道姑欲示風采耶必欲得將帥耶示風采則可如必欲選奇傑為將帥藩翰四方則非臣所知陛下求相臣即自布衣考文藝試於州縣然後升之朝廷列於臺省館閣及羣有司驗其行實才効為

最者則擢之為相至於求武臣自三班及諸軍叙補崇者為步騎都督殿前帥以至登樞府亦自有次第二者頗為得術而獨於將帥不知術焉豈不謂名武臣者便可為將帥焉苟如是卒然委以重兵託以安危則丘明所云可為寒心賈誼所云可為痛哭者也臣請詔近位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

爵禄妄髙齷齪守細行者於事無益於急難無用旣而
召置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於邊塞重難之地使
其磨勵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
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夐相遠也雖然倘令一
時之用則有餘必欲垂永久為不易之制臣復有愚策
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嵗得入補聚
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止朝觀夕覽無
一日離乎兵戰之業雖曰不果臣不信也夫習武者讀

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捨之則大本去矣今陛下設制科武舉求將帥之才而反禁其所習之書令學者何所師法若禁其所習而冀其所立是由緤韓盧而求其獲絆騏驥足而望其騁也不亦難乎且國家所禁者葢恐生變臣歷觀自古倡亂如秦末陳勝吳廣及隋末十餘輩皆倔起農畝而卒亂天下其凶謀姦計葢順民好亂之心爾豈盡曉兵法哉況雖欲禁止今蓄書之家往往皆有假使處私室熟習如韓彭蘇李陛下

何由知之是禁之適足自禁不能禁人不若不禁之愈也必未能行於天下且可行於學中亦命雜讀史傳令愽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助兵術昔晉文公謀元帥以郤縠說禮樂敦詩書乃命將中軍漢明帝時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日苦多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用卿治經為博士耶涉獵見往事爾蒙乃就學自餘儒將固亦不少焉兵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校三歲大比當雜

問兵術史傳之策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是國家常有良將布於四方夷狄姦雄知我有大備安敢輕動動則威之軍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不戰而屈人兵此其要也景祐元年上時通判絳州

上仁宗乞詔陝西等路奏舉才武

富弼

臣伏覩載籍自古取士無如本朝路狹三代以往不復紀列兩漢而下歷南北朝及隋唐十餘代取士之法各

有科條大率如賢良孝廉孝弟力田明經秀才進士唐又添制舉五十餘科此外又許藩鎮辟召及諸色人薦舉亦許自薦拜官歷代求人唯務廣博所以天下懷才抱器之士無不牢籠收攬盡為朝廷之所用也國家取人唯有進士明經二科雖近設制舉亦又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只考文辭念誦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賦性不能為文辭就舉試者率皆遺之臣竊思近年數牓以來放及第者如河北河東陝西此三路之人所

得絶少者何葢此處人物稟性質魯不能為文辭中程試故皆老於科場至死不能得一官豈三路之人獨不樂富貴哉葢求之而不得也令縱有稍在顯官者亦不過三五人而已此數路之人雖不能為文辭若其大才大行及強悍姦雄則諸路不及向時天下無事則此等人或在場屋或在農畝或在商賈或在僧道屈伏不能有所為但怨望思亂而已令元昊寇邊西陲用武覆軍殺將中外震恐兵寡糧匱調發無所當是之時乃此等

人踴躍快意皆欲助賊為患或更有盜賊屯聚則為之倡首驚劫州縣自圖富貴之時也其間忠義者尚思因時駐屯而願為朝廷之用者然朝廷至今未悟不加搜訪臣恐為他人所得則中國處處皆為敵國也臣伏見漢高祖作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武帝又親作詔令州郡察吏民舉可為將相及使絶域者唐高祖亦勑關內河東諸州召募勇敢以討吐蕃此皆前王所行而有濟時用者也臣又見朝廷向來所用之人多至敗事雖

切求人未見可者陛下勿謂在官皆人傑而民間無復有人臣欲乞條列名目如臨難不顧勇敢絶倫武足安邊才任將帥武藝超衆智謀宏遠并可使絶域之類列十餘條特降手詔下陝西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及諸州長吏仰依上項名目察訪舉奏不拘人物不限人數能作文字者即試以策問勿限字數不能為文者但令直説事狀或口陳方略亦許詣闕自薦仍各量給裝錢如審知可用即文武資中隨其所

欲量高下補授如此必然得人伏緣太平已久武人在顯位者或以恩澤進或以年勞陞自餘門蔭雜調皆是常人不聞自孤寒中才武擢用臣所以謂非常人多在民間自是不求或求之不至若果行此必非虛設令歲或有貢舉兼之不妨若貢舉權罷獨行此詔亦不失人

寶元二年上
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選邊上有智勇人與講說兵書

范仲淹

臣竊聞國家置武學以來若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晦恥就學生之列儻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規覘謂無英材於體非便欲乞指揮國子監不須別立武學之名如學生中有好習兵書者令本監官員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聽讀臣竊見邊上甚有弓馬精強諳知邊事之人即未曾習學兵書不知為將之體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揮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於將佐及使臣軍員中揀選識文字的有機智武勇久遠可以為

將者取三五人令經略部管諸司參謀官員等密與講
說兵書討論勝筴所貴邊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將略
或因而立功則將來有人可任即不得虛張多放人數

慶厯四年上時
為參知政事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二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儒學門

學術

上仁宗乞删去九經正義中讖緯之文

歐陽脩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

立學校以為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絶漢興収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蓄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

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之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

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至和二年上時任翰林學士

上仁宗論龍昌期學術乖僻　劉敞

臣聞人主所謹一嚬一笑誠以衆人所望視天下所倣也古者聖王之行賞也服物之章不可幸得府庫之財不以濫予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觀其穿鑿臆說詭僻不經甚者至毀訾周公疑誤後學難以示遠乞下益州毀棄版本未聞朝廷卓然有所施

行令忽加賜五品章服及絹百匹臣未知誰主為奸邪
崇偽飾虛附下罔上以誤陛下執政又曾不能謹重政
體顧畏公議苟慰藉人情賣弄國恩其失豈特嚬笑之
間哉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謂言偽而辯學非而博
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便伏少正
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之哉昔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
者無法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罰而朝廷顧多昌期之
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

盡忠既而棄其言焉豈以臣等為蔽賢而害能乎夫蔽賢而害能人臣之大罪也願陛下因正臣等之罪而大表顯昌期之書使天下皆服誦而習尚之則可以釋謗於萬世矣自非然者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貿亂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之俗倡於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章服固天所有而財力又民之所出也陛下柰何曲狥大臣之意而茍

榮小人之身乎將使遠方寡見淺聞之民奔走於辯僞之學沉没於非聖之論迷而不反非國家之利也伏乞追還詔書斷天下之疑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之淺深臣不勝拳拳嘉祐四年八月上時爲知制誥

上神宗論近歲士人習高奇之論誦老莊之言　司馬光

臣聞國之政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

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為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

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詞以此欺惑
考官獵取名第禄利所在衆心所趍如水赴壑不可禁
遏彼老莊弃仁義而絶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
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
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
事外選舉者以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榮遂使紀綱大
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
此爲術臣懼向去仕宦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

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于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内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熈寧元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神宗論王安石之文有異志

楊繪

臣竊見人君獨享天下之奉其勢至隆也以一人而塊

居深宮之中其身至孤也以其勢之至隆固不可不先
絶乎覬覦也以其身之至孤固不可不深防乎危禍也
故周易之垂訓未甞不戒之於無焉如坤之初六當一
陰生之時應建午之月豈惟無堅氷而已兼亦無履霜
也而曰履霜堅氷至斯不謂戒之於無哉其象曰履霜
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其文言曰陰疑於
陽必戰由辨之不早辨也一陰始生其卦為姤其九五
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臨卦才二陰始生爾聖人已

逆戒之曰至於八月有凶豈亦不謂戒之於無哉蓋謂必無而忽之則有時而或有也謂之為或有而備之則必無矣是以古聖賢者之著書立言垂教於後世未甞不先以辨君臣尊卑為首務也昔高郢作魯議夫以天子禮樂祀於周公之廟止施於死者也高郢猶著論以非之者盖天子之禮樂不可以兩用之臣觀古史凡有得建天子旌旗者未有不至于大故然後知高郢之論於防微之道著也唐陳越伊尹論亦斯之類焉云此皆

賢聖之權臣竊謂古聖賢未嘗不以尊君卑臣為常道至於權者出於聖賢之不得已亦未敢明著於書者蓋懼後世亂臣賊子如莽操師溫之輩假之以為名也臣欲一言於陛下然未委陛下恕之乎不恕之乎恕之則不漏其言臣之禍猶睬不恕之乎臣之禍不測然臣豈得畏不測之禍而不進忠於陛下也臣竊見唐賢多以所為之文見其人一生行事如著蔡之不謬如李紳作閔農詩士稱其有宰相器韓愈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

知其於慈孝最隆也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臣聞王安石文章之名久矣甞聞其詩曰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令覩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臣竊甞惑其文今謹昧死而條之乞陛下恕臣罪而反覆詳之王安石雜說曰魯之郊也可乎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湯之仁則絀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則用郊不亦可乎王安石雜說

曰周公用天子禮樂可乎周公之功人臣所不能為天子禮樂人臣所不得用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而報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之謂稱王安石雜說曰有伊尹之志而放君可也有周公之功而伐兄可也有周之后妃之賢而求賢審官可也夫以后妃之賢而佐王以有天下其功豈小補哉與夫婦人女子從夫子者可同日語乎臣竊謂孟子勸齊王無毀明堂者蓋當時天下無定主故敢爾若言之于一統之世則孟子豈不為

罪人令王安石於君尊臣卑重熙累盛之朝而顯然再三丁寧於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禮樂之事臣願陛下詳其文而防其志臣言必死罪不敢辭熙寧四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乞戒學者遵守正道　朱光庭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以教育人材為先務教育之道在學得乎正而已學得其正則始於誠意正心而終於致君澤民足以成君子之事業然則所謂正者何也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正道非釋老莊列申韓

之他道也學者茍得其正則幼而誦習長而講解久而入心成德至於終身踐履不離乎正則養就美才皆此塗也伏自陛下臨御之初患天下學者狃習異端未能純一向道嘗下明詔申敕有司不得於莊老出題及引用釋氏申韓之說此可謂教天下學者適正之本也今來科場詔已降竊聞學者狃習異端未至悛革兼有司將來考校自當遵前日之詔進退多士臣愚欲乞朝廷申明前詔內自太學之官外至諸州教授俾告諭學者

一意遵守正道不得依舊狃習異端不唯自可以應科舉之選庶幾從此人人適正養就美材隆太平基址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元祐五年三月上時為諫議大夫

上欽宗論王安石學術之謬　楊時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

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神宗皇帝常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

耳此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祖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動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夫鳧鷖之五章特曰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艱難耳自古釋之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滛辭不為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靖康元年上時為諫議大夫

上欽宗論王氏及元祐之學　崔鶠

臣伏覩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生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世子孫無一人害已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

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用事除異已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攜策負笈不遠千里游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於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

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説尤為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有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説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轄一有異論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暴於天下聞於人主故耳博士先生有敢詆誚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㶚之誕謾見矣至如蘇軾黄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説畏其或記祖宗之事

或記名臣之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示以重賞不得藏匿則禁士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澥言為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也然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澥所上言章并臣之章垂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靖康

元年五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欽宗論王氏及元祐之學　李光

臣愚昧朴拙當陛下初政偶承乏擢寘言路每因進對備聞德音未嘗不以紹復祖宗法度為説忠臣義士莫不歡欣鼓舞日須德化之成也臣今月十七日入臺伏覩三省降到黄牓一道臣寮上言以王安石為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師又言熈寧元豐間内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其意

尊以王氏之説為是公肆誕慢無復忌憚以陛下聖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馬光與安石俱為天下之大賢又云優劣等第自有公論觀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為優以安石為劣夫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若白黑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熈寧元豐間如韓琦富弼歐陽脩之屬尚皆無恙安石惡其議也皆指為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模宏遠矣安石欲

盡廢祖宗法度則為説曰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為説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説五十歲間搢紳受禍生靈被害海内流毒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矣若頼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以祖宗不拔之基全付陛下今言者又創為煕豐之説以安石為大賢臣恐此牓一出流聞四方鼓惑民聽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非朝廷之福也靖康元年五月上時為侍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三